

17

白如云

上

萧逸作品集



18

白如云

下

萧逸作品集



ISBN 7-5057-1304-3



9 787505 713048 >

ISBN 7-5057-1304-3/1·364
定价：35元（全二册）



I 712.45-51

2
210.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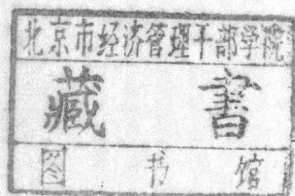
73044

17

上

白如云

萧逸作品集



◎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7712.45-51
2
=10.2

7304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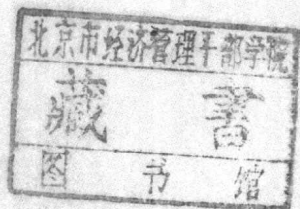
73043

18

白如云

下

萧逸作品集



◎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(京) 新登字 191 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: 图字 01-95-464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白如云/(美) 萧逸著—北京: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, 1996. 12
(萧逸作品集)

ISBN 7-5057-1304-3

I. 白… II. 萧… III. 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
IV. I 712. 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6) 第 15742 号

书名	萧逸作品集·白如云
作者	©萧逸 著
发行	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出版	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经销	新华书店发行
印刷	北京印刷三厂
规格	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23.625 印张 519.75 千字
版次	1996 年 10 月第 1 版
印次	199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印数	1—10000 册
书号	ISBN 7-5057-1304-3/I·364
定价	35.00 元 (全二册)

萧逸作品集

- ◎ 饮马流花河
- ◎ 无忧公主
- ◎ 马鸣风萧萧
- ◎ 甘十九妹
- ◎ 龙吟曲
- ◎ 天龙地虎
- ◎ 十锦图
- ◎ 红灯盗
- ◎ 血雨溅花红
- ◎ 白如云
- ◎ 风雨燕双飞
- ◎ 七禽掌
- ◎ 凝霜剑
- ◎ 铁笔春秋
- ◎ 雪落马蹄
- ◎ 挑灯看剑
- ◎ 鹤舞神州
- ◎ 七道彩虹
- ◎ 鱼跃鹰飞
- ◎ 剑气红颜
- ◎ 雪山飞虹
- ◎ 凤栖昆仑
- ◎ 长剑相思
- ◎ 红线金丸
- ◎ 潘郎憔悴
- ◎ 笑解金刀

第一章 悲惨世界 杀伐江湖

“爸爸！可怜可怜我吧……别再打我了……”

“小杂种！谁是你爸爸？我看见你就有气，你给我滚！我不能花钱养你这废物……”紧接着又是一阵挥打的皮带声和骇人的惨叫之声。在这寒冷的冬夜，声音那么清晰凄惨，令人闻之汗毛悚然。

顺着声音找去，那是一处小山，山下有几亩旱田，田边歪七斜八的有几间草房，用稀稀的竹篱笆墙围着，那断续的咆哮和凄惨的孩子哭声，就由这草房内，随着西北风传遍了这整个的小山。正因为有些人是和西北风一样的无情，所以一任这孩子哭啼得如此悲惨，却没有一个人过问，甚至都没有一个人打开窗户，探头出来看一下。

所以这凶汉更加暴虐，他用那只沾满了泥泞的大厚皮靴，就像是踢球似的，把这孩子踢得在地上一溜翻滚，一面大声的叱道：“快给我滚，不滚我宰了你！”说着竟顺手操起了一口砍柴刀，赶上一步，正要挥刀砍下，却由一边扑叫着奔出一个妇人，猛抱住这汉子的两腿。

这妇人约有三十左右的年岁，体态轻盈婀娜，桃腮樱口，倒很有几分姿色。她抱住这汉子的腿哭叫道：“饶了他吧……你讨厌他就叫他走吧，千万可别杀他，我求求你，老虎……”

这被称作老虎的凶汉，是一个四十左右，又高又大的黑汉，

一脸络腮胡子，他像丧失了人性似的，大声咆哮狂跳着道：“叫他走！马上给我滚……再不走我杀了他……”

这妇人仰脸哭泣道：“陆老虎！我想不到会改嫁给你……你好狠心，他虽不是你亲生骨肉，但我是他娘，你就真忍心把这孩子赶出去，可怜他才七岁，你叫他到哪去？”说到此，这妇人泣成一片，又抽搐道：“天这么冷……可怜他除了我这娘以外，连一个亲人也没有……老虎你就饶了他吧……以后一定不叫你为他生气……”说到此，这妇人已泣不成声。

那被称为陆老虎的男人闻言后，毫不动容，像豹吼一样叫道：“柳尚香！我告诉你，我娶的是你，可不知道还带着这个小杂种，少给我整天抹泪，我陆老虎可不吃这一套，你干脆说，叫不叫他走？你不忍心赶，我就下手了……”说到此，一仰脸，瞪着滚爬在地上的那个衣衫单薄的孩子，一声怒叱道：“他妈的！你走不走？我……”他作势想挣开这妇人的双手，但是这女人死也不放手，只急得陆老虎顺手打了这妇人两个耳光，竟使她顺着口角淌下血来……

墙边的孩子，他此时没有哭声，像呆痴似的注视着他的母亲，和他曾听母亲话而叫作爸爸的男人。看样子这孩子顶多六七岁，在这寒风凛冽的严冬夜，这孩子仅穿着一件千疮百孔的小夹袄，透着红紫的肌肤和斑斑的血渍伤痕……

大大的一双眼睛，挺秀的鼻梁，使人可看出这孩子长得十分俊秀，虽然半边脸已凝血而肿起老高，但是可断定，这是一个好孩子……

忽然那妇人鬼叫似的扑向这孩子，泣道：“乖儿……走！娘带你一块走……我们离开这野人远远的……娘就是要饭也能养活你……”

这孩子闻言哭叫了一声：“娘啊……”竟自哭扑在这妇人的

怀里。忽然一只蒲扇大的巴掌抓住了这妇人的头发，向后猛一抡，就势飞起一脚，把这孩子踢出老远，紧跟着骂道：“你想走？没这么好的事！大爷花了二十两银子！二十两银子……臭娘们！你知不知道？”接着左右开弓，蒲扇大的巴掌，就在这妇人的脸上像暴风雨似的开了花。

也不知是什么勇气，竟使这孩子由地上一翻而起，他跑到这疯汉的身后，两只鸟爪也似的小手拼命的抓着这个黑汉的背，哭叫道：“快放开我娘！快放开我娘……我马上就走……”

这野人闻言，忽然冷笑的回头喝道：“好！小杂种你走，你走了就没事了……”

那妇人哭嚷着道：“乖儿……你不能走！娘只有你这么个儿啊……”

出乎意料之外，这孩子并没有再听他妈妈的话，他用那冻得像红萝卜似的小手，擦着流出来的泪，一连退后了好几步，泣不成声的道：“娘……我不走，他会打死你的……娘！等我长大了，我一定来接你，我要杀了他！”

他用手一指比他强大十倍的男人，最后这一句话，竟自音调高亢，然而他毕竟知道眼前的人，实力比自己强大得太多了，本能地转身跑到门口，出乎意料之外，这陆老虎却没有追他，也没有再打他的妈妈，竟然仰天一阵狂笑，像暴雷似的笑喝道：“好！小杂种！算你有种，老子就等着你的，你娘你可以放心，有我在一天，她走不了，我可舍不得叫她走，赶明几个，还要让她养一个胖小子。”接着又是一阵仰天狂笑。紧跟着就听见那妇人狂叫了一声：“儿啊……你不要娘了？”

这陆老虎再低下头一瞧，风门洞开着，这孩子已走了，只是他娘还趴在地上哭成一片。陆老虎得意的一抬腿，把那扇门给踢关上了，一展浓眉，笑哄道：“心肝……别哭了，以后就好

了，我再也不会打你一下。唉哟……看你哭成这个样子，真是！”说着抱起了地上的妇人，用他那长满了胡子的脸在这妇人如玉的脸上擦来擦去，一面又进了另一间房子，这少妇只是啼哭……如此这一幕悲剧，似乎暂时结束。

原来这妇人本名柳尚香，原是一白姓大宅中的小妾，可怜自从被主人收房后不及三年，这白老爷就染病而亡，却养下了一个儿子，取名如云，也就是那捱打的孩子。

这柳尚香因早日倍受丈夫宠爱，大遭众妻妾妒恨，故此这位老爷一死，众妇人竟买通宅内帐房先生，暗以白银二十两，将她卖给外县一种田的野汉，这汉子就是那陆老虎。

四年来，可怜的白如云，就在这继父毒打叱骂下过日子，他那纯真的心灵中，自幼就酝酿了冷酷与无情，他恨陆老虎，恨不能吃他的肉，有时候，他甚而也恨他的母亲。

终于他离开了这个家，像呆子一样的，不知道冷，也不知道痛，有一步没一步的往前走。

午夜的风，就像箭一样的刺戮着他的肌肤，机伶伶打了一个寒噤，他仰头瞧着眼前的山，心想：“常听人家说，山上都有庙，庙里一定有和尚，和尚都是好人，我去找他们，求他们给我点吃的，让我住一夜……”想着他果然手脚并用的往山上爬去。

一个时辰后，他爬到一处石丘上，这地方一望全系白石，高矮不一，错落林立，再往山上，黑森森的一望无际，枯藤纠葛，时有狼号之声。白如云到底才只有七岁，触此情形，竟吓得哭了起来。同时全身已快被冻僵了，他爬到一块大石之后，借以挡住那刺体的冷风，脑中充满着害怕和仇恨，他想：“我是要死了吧……”忽然一阵呻吟之声随风传入他的耳中，吓得他打了个冷颤，再仔细一听，果然有一阵断断续续呻吟之声，这一

下子他可听清楚了，不由顺声望去，这声音就发在不远的一块大石之后，吓得他也不敢哭了。

隐隐听到那呻吟之声又起，并不时加上几声咳嗽，这使他听清了，那决不是鬼，是一个人。

他想：“难道这半夜里，野山上还会有人？这人还会比自己更可怜？”

想到此他颤声叫道：“是谁？”那人没有理他，依旧哼着，半天才听那人微声道：“你……是谁？快过……来！”白如云闻言精神大振，忙走到那大石之后。此时明月复出，如银的月光照着这石下的人。白如云触景，竟吓得怪叫了一声道：“你你你……是人是鬼？”

月光下这人竟是一个面黑如漆，唇红如火，头上乱发披拂，腮下疏落落生着一股山羊胡，身材瘦小，披着一件黑色道袍的怪状道人，这道人闻言乍开双目，射出两股奇光，阴沉沉的一笑，道：“胡说……八道，我要不是被这……怪蟒咬成重伤，非打死……你这小鬼不可……”

说完话又闭上了眼，独自哼着。白如云后退了一步，擦了一下鼻子道：“那你是一个老道是不是？你受伤了？伤在什么地方？我也有伤……”

这怪道人有气无力的又睁开了眼，看了一下眼前这小乞丐，果然是衣不遮体，伤痕累累，不由叹了一口气道：“小鬼！你过来……来……你受的是轻伤，死不了……我可不同了。”

白如云呆看一会点头道：“好！我扶你起来，我们下山找大夫……不过我可没钱……”

说着一跛一拐的走近了那老道，这老道容他走近了以后，猝然一伸手扣在他的小手脉门之上，白如云顿觉全身麻软无力，上下战抖。这老道冷哼了一声道：“小鬼！你听着……我一只腿被

怪蛇咬了，不能动，可是我手还能动，你是想死想活？”遂松开了手道：“你已经被我扣死了五脉六阴，除非我解救你，否则绝对活不过明天。不过你如给我做些事，我不但可给你解去禁制，并且同时也可给你医好身上的伤。你愿不愿意，快说！”

白如云心中一怔，再看这怪老人一只右脚，果然肿大如水桶一般，心知这老人说话不假，当时冷冷的说道：“老道！你要我做什么事，快说，我只是愿意给你去做，并不是怕死！”

这老道闻言似乎一怔，他没想到这孩子竟会说这种坚毅的话，当时脸一红，阴阴的笑了笑，道：“好吧……我只要你到那边给我找一桶水，别的就没有你的事了，你愿不愿意？”

说着那深凹在眼眶内的一双眸子闪闪的发着光，瞪着白如云，目不少瞬。

白如云这一仔细看老道，愈见其兔耳鹰腮，鸢首枭面，真是世上从没见过的这么难看的怪人，但他心中不感到害怕，闻言后点头道：“就是这点小事呀！好，你等着，我去给你找水。”

怪老人点点头道：“小东西……这才听话，乖！”

忽然这孩子闻言大叫道：“你不要乱说，什么听话，乖！我最恨听这话……老道！你要是再说这些，我就不管你了，让你中毒死了算了！”

这道人闻言猝然大怒，手才一抬，眼珠一转，不由又笑着放了下来，心中惊奇，暗忖：“这小子的个性，倒是蛮对我胃口……”想着冷冷的笑道：“小子！好，听你的，你可得快点来……”说着，由身后革囊内掏出了一个皮袋，迎风一晃，已展开为一圆桶状的皮囊，递与他道：“只要这一袋水就够了。小子，你要是敢偷跑，到天边我也能把追回来……”

白如云一怔道：“你不是说我要是跑了，不出一天就会自己死么，那你还追什么？”

这老道一怔，不由笑道：“对！我却忘了……”

白如云提着这水袋转身就走了，老道瞪视着这童子，心中透着一线希望，渐渐这小孩消失了，忽然他自叹了口气道：“这小鬼是不会回来了，我上当了……”

忽然不远处一物徐徐而至，边走边哼着，这孩子回来了，双手提着一皮袋清水。

这怪老人见状大喜，一面接过水，笑道：“好小鬼！可难为你了。来，我给你把穴道解开吧。”

白如云冷冷的退后一步道：“老道！你不要吓唬我了，我知道我死不了的，你根本就沒点我什么穴道。”

这道人心中一惊，暗忖：“好一个聪明的孩子！”当下笑了笑，道：“好小子！既然如此，你来帮我好好把这腿洗洗，等我治好了腿，再和你谈谈。你这小鬼头叫什么名字？”

白如云一面趋前扶老人坐正，一面摇头道：“我没有名字。”

老人皱了一下眉，遂道：“你家在哪？”

白如云冷冷的道：“没有！”

这道人嘻嘻一笑道：“好得很！你父母呢？”

白如云眼中流泪，慢慢摇摇头道：“没有……都没有！老道，你别问，我给你扎好腿，我还要上山呢！”

老道一面由袋内取出一只羊脂瓶，倒出了一些白粉在水内，一面皱眉道：“上山？你上山干什么？这山上连鸟也没有一只。”

白如云不由一怔道：“和尚呢？”

老道伸手摸了他头一下，摇摇头道：“废话，哪来的和尚……”

白如云不由低下了头，半天他咬着嘴唇不发一语。

这时就见道人由身上取出一把匕首，拔出鞘来精光四射。

白如云一怔道：“你拿刀做什么？”

道人一笑道：“你不要管！先替我把裤腿卷起来再说……”白如云听他的话，把他那大裤腿卷了起来，原来那一只小腿，全都乌黑溃烂了，发出阵阵的腥味，令人嗅之欲呕。

老道以手浸入水中往那烂腿上浇着，白如云为他帮忙，道人笑道：“这么臭你不嫌脏？”

白如云冷然道：“臭有什么关系？”

怪道人微笑着点了点头，遂道了声：“你闪开了……”

白如云后退了一步，猛见他挥动手上那口匕首，白光闪处，一片丝丝声，这道人竟像削木头一样的削着自己的那条腿，霎时之间，竟削得仅剩了一根骨头，这道人居然连眉毛都不皱一下。

看在白如云眼内，心中起了一阵极度的崇拜，同时有一种说不出的爽意快感，忽然他竟觉得这相貌狰狞的怪老道人，和自己太投缘了，今后如果能常和这道人在一起，倒是一件痛快的事，想到此不由走上前一步，笑咪咪的道：“这倒蛮好玩的，老道，要不要我帮你？”

这道人正在削肉剔骨，去那鳞毒，闻此言后心中又是一动，再一回头，发现这孩子竟是面带笑容，居然毫无恻隐的神情，不由眼珠一转，遂有意把手中匕首递与他道：“好！你就帮我用这刀小心的刮这骨头，要把黑色刮掉成为白色才行。”

白如云接过刀连道：“我知道。”遂笑咪咪的双手持刀，嚓嚓有声的刮了起来。

这道人目睹此景，不禁仰天长叹了一声：“楼大中呀楼大中，你四十年来日夜想找衣钵传人，今天才如愿以偿……”言罢竟自以手揉摸着白如云的头，咧开如血之唇，声如夜枭般的笑了起来……

这一笑，不由笑得白如云莫名其妙，此时这老道自他手中

接过那口匕首，把手中玉瓶倾往那白骨上洒下，又撕衣为带，白如云帮助他包扎好。

这道人道：“你的伤，我们回去再看，不要紧。”

白如云一怔道：“回去？回哪里呀？”

这怪老道咬着牙道：“回四川青城山……你愿不愿意跟我去？”

白如云大喜道：“我愿意，老道你真好。”

这道人扶着他笑道：“我们这就走。”不想才走几步，竟由道人身后噗通一声，滑下一物。

白如云拾起，见是一黑光闪闪的套子套着一杆颇为沉重的东西，不由问道：“老道，这是什么东西？”

道人点头笑道：“你打开看看。”

白如云果然用劲把它抽了出来，竟是一面用极细钢丝编成的一面铁旗，展开来黑光铮亮，闪闪耀目，旗杆长有二尺五六，一色紫红，也是紫光铮亮，旗尖为一菱形白刃，看来颇为锐利，白如云不由双手举起道：“老道，这是一面铁旗呀，要这干什么用？”

道人呵呵怪笑道：“不错，它是一面铁旗，不过是用九合柔金丝所编。小鬼头，它就是震惊天下的紫金旗……是一把最能杀人的好家伙。走！我们走。”

这道人卷好铁旗往背上一背，一手夹起了白如云，单足纵处，就像一只巨象，星驰电闪的往山下扑纵下去，霎时，竟没了他的踪迹，只有天上的寒月，依旧照着山野，西北风依然无情的刮着……

四川省，位于我国西南内陆，境内多山，有大山诸如大雪、大凉、大娄、巫山、大巴，环峙四周，大多峰峦峻秀崖壑回环，

林树森森，参天蔽日，入米仓绕摩天、大雪二山，更是山重岭复，往往有荫蔽数百里的原始林木，黑压压不见天日，林谷之中，每生珍兽异禽，栖息游衍，四出觅食，可谓之奇险之地，一般山林逸士，不是来此选胜登临，踞履往来，再不就是觅地幽隐。

但自来求静反动，却不能尽如人意，况乎木秀风摧，名高见嫉，有时难免生出一些事情来……

入秋以来，气候转凉，从陇西山地刮来的“卷毛风”，连日来使这秦岭官道上的旅客不胜其苦，这种风起时蔓延千里，黄尘万丈，声如豹吼，尤其是这条官道上，全系碎石铺地，吃这“卷毛风”一刮，都席卷而起，一发千百，中人如箭，端的是厉害无比，所以连日来这条驿道上鲜有人迹，只有这呼呼的风，卷起地上细石打在草木之上，发出沙沙之音……

这条山道本甚宽敞，但一入隘口，山势转峻，奇石错布，峭壁千仞，这山道也就窄多了，仅容三骑并驰，再往前就更窄了，然而它是入川必经之路，尽管奇险无比，却常有一些商旅镖客经过。

黄昏的暮色点缀在这一片山林小道上，显得静寂异常，除了那呼呼的风，还是一个劲猛刮着，这一望如龙蛇伸缩的小路上，竟是没有一人……

忽然风声中传出一声长吼，紧接着这吼声断断续续，隐约可闻出那是：“镖——镖——”

“伍——天——麒——伍——天——麒——”声音嘶哑如吠，紧接着就有一骑枣红马由这山隘口转入山道，这人双手按唇呈喇叭形，正在大声吼着，待他走近约有五六丈之后，才又由这隘口转出一骑人马，一色紫缎风衣，内着紧身衣靠，连续驰出竟有八人之多，都是佩着鲜泽的兵刃，碰在皮鞍之上，发